

八十年前猖者 至今冷嘲热讽

乱语全书

宣永光 著

论男女

论情爱

论婚姻家庭

论性爱

论人生

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八十年前猜者 至今冷嘲热讽

乱语全书

宣永光 著

论男女
论情爱
论婚姻家庭
论性爱
论人生

网 址: <http://www.fashione.com>
邮 寄 处: (010) 62300413
客 户 电 话: (010) 62300413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语全书/宣永光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 - 7 - 80234 - 432 - 7

I. 乱… II. 宣…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66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7527 号

书 名: 乱语全书

著作责任者: 宣永光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234 - 432 - 7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.2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7000 册

定 价: 29.00 元

咨询电话: (010) 6899064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

电子邮件: fazhanreader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编者的话

民国时有两个奇人，一是厚黑学的教主李宗吾，一是爱说疯话的宣永光。

宣永光，1886 年生于河北滦县。学成于北京汇文书院，后自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，五年之中，改换七种职业。先后在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、民大、华大、朝大、北大、铁大等校任历史、地理、英文讲师。生性不能“安分守己”，爱对人生、社会、官场、家庭、男女二性等问题大发议论。他的杂感短文作为专栏先后在《实报》、《图画世界》和《北洋画报》上连载。文章刊出后，读者反应强烈，要求成书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老宣遂将数年来断断续续发表在书刊上的文章，辑为两册单行本出版，名之为《疯话集成》、《乱语全书》。两书一出，喧嚣一时，与李宗吾之《厚黑学》并称为奇书。

老宣似傻实真，所谓的疯话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实话、真话。这两本书或以杂文形式出现，或以格言方式表达，精炼和准确地体现了老宣对民国社会、人性、婚姻、情感、文化等方面的丰富阅历和感悟。文字或诙谐、或严肃、或嘲弄、或深刻、或取笑、或抚慰，不一而足。老宣善于从身边看似最平庸琐碎的事中揭示出红尘中的道理，从穿衣吃饭上床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中阐释出人生的真谛。他对男女、婚姻、社会以及人生的刻画和揭露可谓一针见血、入木三分。时间虽过去近百年，如今再看他的妙语，不但仍未过时，有些更切中时弊。

时隔 80 年，我们重新选编、出版他的这两部作品，以飨

今人。为了便于读者阅读，对原书不合时宜的内容稍作删节；并请胡延亭老师配以漫画，可以更加轻松幽默地展现作者的语言，使读者看完后或会心一笑或拍案叫绝。

当然，老宣所处的是民国社会，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，他的某些观点和说法，我们还是不能苟同。

编 者

2009 年 6 日

题词

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。不佞每日读罢疯话后，不独郁结之气，顿觉舒畅，即乏味不开之食量，亦增白饭两碗。尝闻少陵诗可愈疟疾，陈琳檄能驱头风，美哉斯言，信不我欺。

——唐山顶寒

不慑当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——北平林东湖

每读快论，有如多年积痒为之一搔。

——滦县朱意防

句句切中时弊，段段纠正人心，对症下药，扎针见血。

——效忍斋主人

疯话好处在哪里？就在能为人泄忿。

——罗秉南

本来，人们说话，必须要有分际。领导民众的，要说空话说大话；攒挤门路的，要说好话说软话；为人师表的，要说废话；受人教训的，要说狂话；对于朋友，要说假话；对于尊亲，要说瞎话；事关利害，要说模棱话；事不干己，要说风凉

话；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。老宣先生，舍此类有用的话不说，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，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，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，由此看来，老宣先生，确也有些半疯儿。

——马镜澄

书斋有奇宝，长坐四维中；敢秉春秋笔，何殊夏禹功；所谈无一妄，其话不曾疯；为问宣南客，伤心几辈同。

——万南溪

愤世如刘骂，变时似贾吞；针针皆见血，语语痛惊魂；泪洒斯民涕，文崇吾道尊；滔滔何处是，予欲噤无言。

——李遽庐

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。

——王锡满

举世皆浊，凡事无不令人发指，独一阅我公伟论，积年养疥，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拍案称快。

——张熹光

参合新旧之说，不偏不倚，适得乎中。

——马倚衡

牖民觉世，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，疯话一段庶几斯人。

——新城无名氏

盼望先生将来成一个有力的宣道者。

——烟台文评君

示全国以正路，不啻暮鼓晨钟。

——正定何子居

理有真诠，意无虚构，洵为深切。

——马头沟马仁涛

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里燃烧着，全身血管涨着，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。

——天 君

俾闻足戒而言无罪，虽由笔妙，然亦悉从困心衡虑出，先生之志苦矣。

——廖葆尼

独具只眼，卓见卓识，良知能之血性语。

——李退厂

以舆论改良社会。

——涿鹿李仲颖

国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，疯话是拘魂的大神咒。当道能采纳，则是大明咒；国民能奉行，则是无上咒；家庭能采为

训，则是无等咒。

——广 叔

降邪说，济时乱，继六经之绝响，述孔孟之独唱。

——古渝李华仁

寸有所长尺有短，优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时真作假，是非原可变更，考史经，三人言成虎，众口可铄金。马瞎人盲，且鹿可为马，犬可名羊，疯否无定衡。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横，倘或一言犯忌讳，目为邪说横行，近百春，时殊而势异。伦理极贱轻，老宣虽疯，行确未疯，谁醉究谁醒？

——徐沟殷仲良

序

实报社社长老管请我每天作一篇文字，登在《实报》上，补一补空白。他这种提议，简直是令老鼠耕田，使鸭子上架。因为我原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教书匠儿，只能用之乎者也或 A、B、C、D，欺骗年幼的学生。若对各级的阅者，张牙舞爪地大开话匣子，不但没有这种天才，更没有这种经验与学识。并且我正在努力奋斗，为我自己谋幸福的当儿，也没有这种闲心。然而老管既诚心拉我跳火坑，我若屡屡执拗，未免就要得罪朋友。我暂时只好勉强硬凑几句“疯话”，搪塞一下子！

以上几句话，是去年十月我在《实报》第一天与读者相见的开场白，到现在，已经六个月了，疯话倒也说了不少。管先生又来向我提议说，有许多读者，要求将已登的疯话，印成单行本，问我意下如何？我说：“只要你不怕赔钱费力，我当然不怕丢脸招羞。”至于疯话是否配印成书，那是活该！任谁说什么，我满不在乎。是为序。

中华民国第一甲戌阳历三月二十五日

老宣于北平东城寄庐之“宝四维斋”

写在后面的后面

我一生的大毛病，就是模模糊糊。说话，语无伦次；作文，八倒七颠。并且我的笔迹，更是奇形怪状，写完简直连我自己也认不清楚！因此稿子一交“手民”手里，他们就皱眉瞪眼，以致生出错中之错，误中之误；第二日登出报来，有时竟在一条之中，漏去数十个字之多。这次既要将我的东西，印成单行本，我只好再校改填补，并请我的朋友梁思孝，重校一遍，以辨鲁鱼而免读者生气。不过，老梁也是一位模糊先生，他校了之后，是否还有错谬，我不负责任！

至于捧我不合事实之处，预先并未征求我同意，我誓死不能承认！要知香臭、好歹、邪正、上下是要由实际而断，不能强加硬改！譬如她们每月的必需品，虽经药房尊呼为“妇女之友”，名称是冠冕堂皇了，然而终不能代替摩登人士所戴的卫生口罩用！到底，“妇女之友”，还是月经带；心清似水吐气如虹的老宣，还是不学无术昏天黑地的疯子！

宣永光

老宣供词

自拙作《疯话》问世以来，承读者不弃，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。不佞愈不答复，问者愈催促不已。几有法吏讯盗“若不从实招来，难免老爷生气”之势。不佞狡展无术，只好自将丑史，全盘托出于左：

不佞氏宣，名永光，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，乳名和尚，学名金寿，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，始改今名。朋辈屡以老宣呼之，因之为号。祖籍鲁之青州，迁于浙之余姚。明末，在浙之一支已传至八世。八世中有洞出公者，宦游北上，入籍滦州（今改县）。及不佞之身，已十一世矣，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。先父字若眉，居名笃斋，人称笃斋先生，系廪贡生，候选州同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，以耽于理学，不合时尚，穷老授徒以终。先母氏吴，同籍滦州，生先长次两姊及不佞三人。不佞九龄入塾，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。前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，习英语与科学；二十七年，入北京汇文书院为“洋学生”。在校时，以读书为桎梏，以欺骗师长为能事，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，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。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，有时亦喃喃颂祷，假冒信徒。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，兼习绘事，尤精于某种图画。幸天相“恶”人，不佞虽不务正，而各科除算术外，无不及格。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，然以巧弄计谋之故，亦可勉强够分。三十二年冬，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，且以父歿乏资，未能出洋“镀金”。彼时人才缺乏，事浮于人。不佞遂自

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，朝辞一职，夕即有人约聘。五年之中，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。仅以邮政一事而言，不佞若肯耐守至今，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。民国后，历充第一、第二陆军预备学校、汇文学校、民大、华大、朝大、北大、铁大、平大农学院等到校之教员讲师，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，误人子弟。就中以 A、B、C、D 骗人之时最多。又滥竽于政军二界，为中下两级官佐。现年五九加四，身高四尺八寸，体重百十八磅，面黄瘦无发，状如鸦片烟鬼。天性刚愎顽劣，易喜易怒，贪食而无量，好色而无欲。三餐无肉则哭，半日无妻则弗。元配本县龚氏，继娶北平赵氏，均旗籍人，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。不佞因罪孽深重，不自殒灭，祸延子嗣。龚氏仅遗一女，嫁已三年。去冬，赵氏流产一男，形体不全，好赴修文。今仍奉祀于某大医院中，可谓典型犹在。龚氏于民廿一，驾返瑶池，享年七七有二，生时暴烈善怒，不佞畏之如虎。赵氏系民廿二，迎娶过门，芳龄四八又四，天性刚猛多疑，不佞怕之如神。不佞奔驰南北东西二十余年，既未从事革命运动，又未为国为民谋求幸福。蹉跎至今，不但将祖产变作挥霍之资，至此时衰力竭之年，一旦失业，即有断炊之虞。不佞现居东城某巷，赁舍八间。日以吃饭睡觉浇花养鱼弄猫戏狗为事。每日食米饭二小碗，用菜二大盘，吸纸烟两盒，饮浓茶六壶；大便二次，小便二十余次。饭饱水足，即倒身一睡，日夜共睡十二小时。且好洁成癖，将大好光阴，多耗于洒扫盥浴刷牙濯足之间。虽有藏为之癖，苦无读书之心。喜集碑帖，而无观摩之志。近三年来，学校中有校长，肯为保镳，不佞即“倒”执教鞭，对付些时，否则即勉强撰稿，售之报社，造谣惑世，骗取金钱。合计平津两处稿费，月入百元左右，足敷生

活购书学杂费与还债之需。决不为未来之少爷小姐，遗下分文资产。至愚夫妇养老之资，惟托诸于上帝老天爷而已，所供是实，再有问者，恕不答复。

跳加官

我这本东西，十之八九是我的鄙见，十之一二是洋人的唾余。我原是来自田间的人，虽在学政军三界混了二十余年，只因幼不好学，长而懒惰，奔走衣食，更无暇读书。至于什么叫“文坛”、“武坛”，我全不知道。什么为“前提”、“后蹄”，我不晓得。什么是“唯物论”、“辩证法”，我不了然。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、理论学，我不明白。“旧圈点”、“新符号”，我更是模糊。那么，我说的话当然语无伦次，作的文必定文白混淆！所以我这本东西，既以我的成分多，洋人的成分少，我只用了强奸包办的恶例，本着我自己的见解，笼统称之为妄谈！我这本东西的内容，在《图画世界》及《北洋画报》，断断续续地，登了七年之久。三四年前为嗜痂的读者，请我合拢起来，印成单行本。那时我的脸皮还薄，屡屡不敢灾梨祸枣，现今又苟活几年，脸皮又厚了许多，又因失业甚久，穷极无聊，将已披露的，略加整理，印成书的样子，骗些钱花用！我所说的，颇有拗理悖情之处，也不过是“姑妄言之”，读者可姑妄阅之！认为讲经说法亦可；当作鸡鸣犬吠亦可！反正，论我这若存若亡的良心，我是对两性任何一方，决无恶意的。所以骂我也好，打我也好，抄我的家也好，灭我的门也好，任听尊便，我毫不抵抗！不过，若不将全部阅完，细加思考，就请“免开尊口，免动尊笔”。

我本想为我这本东西，请几位朋友题字，烦几位“社会之花”作序。可惜我的朋友，全不是圣人，又不是要人，且

不是学者。他们的大名，既未见过经传，报上也未给他们作过起居注。纵然他们对我有求必应，也不能提高我的价值，也不能替我辩护，说我的妄谈不妄。譬如一块烂铁镀上金，一团狗屎擦上粉，不但不能增光，且是作践材料。至于社会之花，我既穷而且丑，讲不起社交，更不能拜倒旗袍之下，摇尾乞怜，而劳她们的玉手，所以序文与题字，只好由我一人，大包大揽，自拉自唱！

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
滦县老宣自叙于北平东城之寄寓

目 录

1	·····	题词
5	·····	序
6	·····	写在前面的后面
7	·····	老宣供词
10	·····	跳加官
1	·····	论男女
69	·····	论情爱
83	·····	论婚姻家庭
147	·····	论性爱
157	·····	论人生
250	·····	戏赠摩登男女“缺德文”
253	·····	对于“采菲录”的我见